

浙 奉 战 争 浅 探

张 安 庆

发生在一九二五年秋天的直系军阀浙江军务督办孙传芳与奉系军阀张作霖之间的浙奉战争,奠定了后来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夕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部分格局,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中具有一定的影响。这次战争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经过如何?怎样正确评价?有待人们研究,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初步探讨。

浙奉战争是由孙传芳首先发动的,他发动反奉战争同当时中国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一九二四年十月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由于直系将领冯玉祥阵前倒戈,回师北京,另组国民军,吴佩孚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战败,浮海南逃,战事遂告一段落。国奉双方妥协的结果,由皖系头目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执掌北京政府。从此,以张作霖为头目的奉系军阀成为全国最大的军阀集团。奉系军阀是一个封建性、买办性极强的军事政治集团,它并不以割据东三省、控制北京政府为满足,而时时做着武力统一全国的迷梦。为此,开始以支持皖系卢永祥反对直系齐燮元为由,于一九二五年初把奉军开到长江流域。接着,又派大队奉军入关,胁迫段祺瑞,先后任命张宗昌督鲁、杨宇霆督苏、姜登选督皖。到同年九月,津浦路全线及直、鲁、苏、皖诸省都纳入奉系势力范围。随着奉系军阀进军关内并将势力扩张到长江流域,其对内压迫掠夺,对外媚外卖国的反动政策也施之于奉军所到之处,对此,人民无不切齿痛恨。特别是它帮助英、日帝国主义镇压“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罪行,更激怒了全国人民,由反帝转而反奉的群众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兴起。奉系军阀在关内的扩张也严重威胁着国民军、长江流域的直系势力和其他地方军阀,首当其冲的就是浙江军务督办孙传芳。奉军是以第二次直奉战争取胜而进军长江流域的,当然不能为属于直系的孙传芳所容忍。早在一九二五年初的齐、卢之争中,奉军支持皖系卢永祥,孙传芳就与直系齐燮元结盟,联衔宣言反对奉军南下。齐、卢之争,由于奉军重兵压境,段政府纵横捭阖,而以齐燮元败走告终。孙传芳被任命为浙江军务督办,并与奉军张宗昌签订了以“上海永不驻兵”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江浙和平公约,虽然如此,孙传芳对奉军的戒备之心是始终没有消除的。“五卅”惨案后,奉军违背江浙和平公约,以维持秩序为名,大举进驻上海,不能不使孙传芳大为恐慌。待到段祺瑞发表杨宇霆督苏、姜登选督皖,孙传芳更是坐立不安了。在杨宇霆督苏令发表二日后,孙传芳就召集其部高级军官密商对策,并致电段祺瑞表示异议。正在这时,孙传芳接到徐树铮从英国拍来的电报,说他在某处得知奉系与某国订立的合同,以沿海渔业权为抵押,得款购置新式军械,又以强迫苏、鲁、皖等省购买某国货为条件,另借三百万元备作明春发动费用。刚从北方来的蒋方震也告诉孙传芳,据奉方最亲信者言,奉军在此半年内,力谋扩大东南实力,杨、姜之任苏、皖盖为初步,俟所订军械收到一批后即取闽、浙两省,约在明年三月定可施行^①。这些消息以及奉军的咄咄逼进,使孙传芳深感自己处境的危险,与奉军一战已在所难免,与其让它准备就绪来进攻,不如乘其立足未稳,打它个措手不及,或许有可能取

胜，这就促使他下决心利用人民反奉运动的气势，联合各方势力，先发制人发动反奉战争。

于是，孙传芳以长江流域直系势力为后盾，与同样受奉系逼迫深感自危的苏、皖地方军阀陈调元、白宝山、马玉仁、张仁奎、王普等暗中联络，互通声息，结成反奉战线。同时，在信使往来、反复磋商的基础上，孙传芳与冯玉祥结盟为兄弟，相约两路出兵夹攻奉军，并约定由孙军首先发动。

一九二五年十月七日，孙传芳在杭州召集浙、闽、苏、皖、赣五省代表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出兵讨奉事宜，会议决定：五省结成联盟，树立“拥段反奉”的旗帜，推举孙传芳为五省联军总司令，立即发动讨奉战争^②。根据地势情况，讨奉战争应当由苏军首先发动，但苏军将领慑于奉系强大声势，不敢打头阵，于是孙传芳自告奋勇率先进攻。九日，浙方召开秘密军事会议，研究进攻部署，并决定向金融界商借一百万元，作为发动费用^③。

会后，孙传芳于十月十日以准备“秋操”为名秘密下动员令，调兵遣将，拉夫封船，水陆两路昼夜运兵，向松江、长兴两线集中兵力。同时分兵五路，加紧进攻准备：以浙军第一师师长陈仪为第一路司令，北军第四师师长谢鸿勋为第二路司令，担任由沪杭线进攻上海；北军第二师师长卢香亭为第四路司令，浙军第二师师长周凤岐为第五路司令，担任由长兴进攻苏州；孙自己兼任第三路司令，居中策应，另派孟昭月为杭州戒严司令，留守后方。

十月十一日，孙传芳发表通电，反对召开关税会议，并指责上海当局压迫工人复工和听任各国派员来沪进行司法调查^④，打着“爱国爱民”的旗帜作为进攻对方的口实，以争取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第二天，孙在杭州向在省各军官发表出征前训话，指斥奉军的暴行，宣称：“我不攻彼，明春彼必攻我”，“如不先发制人，我浙亦难保无虞”，并说：“刻下我国混乱已极，一旦成功，共和再造，吾等当推为首义。”^⑤此前，孙还利用江苏人民痛恨奉军纪律败坏，竭力交结江苏巨绅张謇、张一馨等，通过他们在上海、南京等处组织抗议奉军暴行的游行、请愿。凡此种种，都是在为发动反奉战争制造舆论。为了分化奉军营垒，孙传芳曾派参谋冯越千来往于杭州、蚌埠间，与姜登选联络，并保证“决不北犯皖境”^⑥。

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十月十五日，孙传芳就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职，下令向奉军进攻。翌日，孙传芳、夏超、周荫人联名发表讨奉通电，打着为民请命，争取“永久和平”的旗帜，以奉军违背淞沪永不驻兵协议为口实，历数奉张“为私人攘利夺权”而增兵上海，并纵容奉军“喋血贩烟”、“杀人越货”等罪行，表示“唯彼祸首张作霖一人之是讨”^⑦。

面对孙传芳的进攻，奉军开始采取退让的方针。因为这时的奉军，从榆关到天津、浦口直至上海，摆开一字长蛇阵，兵力非常分散，在国、奉之间貌合神离的情况下，如果国民军从后面加以截击，就会陷于首尾不能相顾的险境。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杨宇霆按照张作霖关于“应相机撤回徐州待命”的命令^⑧，决定缩短战线，保全实力。于是，在十四日就命令刑士廉旅迅速由上海撤退，并且宣布上海永不驻兵。他在撤军通电中解释说：“前因沪案发生，为维持秩序，不得不酌调军队，宣布戒严。现在沪案业经逐渐解决，应即将戒严司令名义取消，并将该司令所部军队撤退。至淞沪地面重要，现已将警务处移驻上海，以资镇慑”^⑨。他想用撤退上海驻军的办法阻止孙军的进攻。当然，这不过是一厢情愿。孙军发动后，杨宇霆一方面在十五日飞电段政府，“请速定应付方针”^⑩，另一方面于十七日发表通电，在指责孙传芳“无端启衅，大动干戈”的同时，大唱“毋我负人，宁人负我”的高调^⑪。

孙传芳发难后，苏、皖、赣、鄂、闽等省驻军纷纷响应讨奉。十六日，靳云鹗自鸡公山致电孙传芳，响应浙军，一致反奉，并告之：“今日赴汉会商，一面请吴帅出山，一面约同各路将领按以前计划积极进行，以为声援，即日出发，互相策应。”^⑫随后不久，鄂督肖跃南亦

电孙响应。十七日，苏军各师、旅长及镇守使白宝山、马玉仁、陈调元、郑俊彦、朱熙、张仁奎、杨赓和、李启佑等致电段祺瑞及全国各省军民，宣布“响应浙军，会师宁镇，驱逐奉军”^⑬。同日，赣督方本仁密电第一师师长邓如琢速出兵九江，乘奉军防务空虚，抄袭安庆。二十日，邓致电孙传芳，响应浙军讨奉。二十一日，闽督周荫人、赣督方本仁通电讨奉。二十日，皖军旅长倪朝荣、马祥斌、高世读、华璇章等也通电响应浙军。这样，直系和长江各省结成了一道广泛的反奉联合战线，声势相当浩大。奉军不断扩张，到处树敌，不能不陷于孤立的境地。

在浙、奉相峙的局面下，国民军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摆脱孤立困境，张作霖向冯玉祥大献殷勤。十月十七日，张派郭瀛洲携函赴包头谒冯，信中说：“今者孙氏发难，意在为曹，子胥逃吴，志在报楚，非独不穀之忧，亦将军之辱也。若将军愿始终其事，则不穀将随将军之后，同心定乱，惟力是视，若将军无意过问，坐视宿仇日肆，不加禁止，则不穀亦惟有引率所部退出关外，隐居长白之山，不复再询关内之事矣。”冯阅后答复来使说：“既戮力同心于前，决不遽食前言于后”，并表示：“务以维持大局和平为归宿。”^⑭冯的答复冠冕堂皇，实际上是让张作霖碰了个软钉子。后来，张作霖甚至表示愿意撤退驻保定、大名以及廊坊的奉军，让与国民军驻扎，以争取冯的支持，但此举也没有达到目的。冯玉祥秘密召开国民军一、二、三军长官会议，告诫部属妄谈时局，决定对时局暂不表示态度，全力整顿内部。冯表面上则两边敷衍，以待时机。一方面与张作霖信使往还，磋商和平；另一方面又与孙传芳及其他直系势力互通信息，如在给鄂督肖跃南的密电中就说：“奉张派员四出，冀施离间，其代表郭瀛洲来包，明为乞援，暗探军情。以地位、时机两种关系，不得不迭与周旋，以为稳敌之计。”^⑮是时，段祺瑞也曾希望冯玉祥、张作霖联名发出一个保持和平合作的电报，对此冯未置可否，一直没有公开表态。直到孙军占领南京后，十月二十一日，才分别致电张作霖、孙传芳，“务望双方，本互让精神，和平解决”，并自告奋勇“愿为斡旋”^⑯，足见这位“和事佬”的偏心。不仅如此，十月二十日，国民一军一部由南苑开驻城内旂檀寺，国民二军则已派兵向大名及徐州两路进发，大有跃跃欲试，加入反奉战争之势^⑰。

在浙、奉之间和国、奉之间战争气氛与日俱增的时候，九月下旬到十月初，段祺瑞曾派吴光新、姚震、邓汉祥等分赴张家口、沈阳、开封和长江一带为和平奔走，劝告他们勿诉诸武力。并于十月六日下令通缉在汉口租界内进行政治活动的直系政客张英华、吴景濂、张志潭等，说他们“密谋煽乱”，“潜图不轨”^⑱。段祺瑞得知孙传芳在杭州开会准备进攻奉军的消息，十月八日，又派陆宗輿匆匆赶到南京、杭州，劝说杨宇霆、孙传芳相互谅解，并促进苏、浙、皖重订和平公约。战争爆发后，十月十五日，北京临时执政府国务会议议决，分电阻止孙传芳、杨宇霆用兵。十六日夜，姚震、许世英宴请东北、西北代表，希望奉、国两军合作、提倡和平^⑲。十七日，段祺瑞又发布命令，宣称：“苏浙两方，事前未经接洽，容有误会”，现在奉军刑士廉部已经撤退，误会“当可释然”，并令“孙传芳所部，应即各回原防”^⑳。十八日晚，政府又派曾毓隼、莫德惠赴奉，劝奉张坚持和平，派薛笃弼赴包头，请冯调停江浙军事；同时还派员分赴豫、鄂、赣、闽各省，劝勿加入漩涡^㉑。但是，段祺瑞的和平努力并没有引起各方重视，因而事前既未能阻止战争爆发，事后也没能停止孙传芳继续进军。因为，这时的段祺瑞是没有实力作后盾的纸老虎，在拥兵自重的各派军阀眼里，他已经是无足轻重的人物了。

在奉军主动撤退的情况下，孙军进展顺利。十月十六日，第二路谢鸿勋部从松江进占上海，第四路卢香亭部占领宜兴。孙军进占上海时，奉军淞沪警备厅长常之英所部宪兵一营未

及撤退，被全部缴械，常之英和宪兵营长宁凯臣被扣留，第二天由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保释^②。十七日，孙军进抵苏州、无锡。十八日，孙军占领常州后，进至陵口时与被包围之奉军交战数小时，孙军遂占领陵口、丹阳^③。十九日，孙军进抵镇江、龙潭，已逼近南京大门口了。同日上午，孙传芳在常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分兵四路会攻南京：卢香亭攻紫金山，周凤岐攻雨花台，谢鸿勋、杨振东夺幕府山，陈仪取道六合攻宁。当日午后即下总攻击令。这时，苏军第四师师长陈调元、第十师师长郑俊彦在南京联名通电宣布起义，江苏督办杨宇霆、省长郑谦已于十八日下午逃离南京，杨之参谋长臧式毅及奉军第八师师长丁喜春被苏军拘捕，丁部未及撤退之官兵，被苏军迫令缴械，在苏军配合下，二十日，孙军进占南京。

正在这时候，十月二十一日，吴佩孚从岳州到达汉口，通电自称受十四省推戴，就任讨贼联军总司令，设司令部于汉口查家墩。长江直系各督拥戴吴佩孚出山，本来是希望他联冯讨奉，但吴的本意却是要联奉讨冯。冯玉祥深深懂得这一点，所以，当吴提出派兵假道河南，与孙军会攻徐州时，不能不遭到国民军岳维峻部的拒绝。本来跃跃欲试准备配合孙军攻打奉军的冯玉祥，见吴佩孚东山再起，便决定暂时按兵不动，静观事态发展，并密电岳维峻、孙岳等，要他们暂时力持镇静，“保境安民”。这样，孙传芳不得不单独担当起继续进军的任务。

二十一日，浙军谢鸿勋部渡江追击奉军进抵滁县，奉军退守张八岭，晚上，浙军卢香亭、苏军陈调元等部相继到达，会攻张八岭，激战数小时，奉军不支，再退蚌埠。同日，皖军第一旅旅长倪朝率部由泗县开到临淮关，逼近蚌埠，并电知姜登选，表示与孙传芳一致行动，请速将驻蚌埠奉军解除武装，即日出境。两天之后，他又公开通电响应浙军讨奉，宣布已率部进军蚌埠。在内外夹攻下，姜登选被迫于二十三日通电辞职，离蚌埠北上，并将驻蚌埠奉军北撤。同日，联军占领蚌埠。

这时，按照联军计划，准备分三路进攻徐州：右路从宿迁方面进兵，由苏军白宝山、马玉仁两部担任；中路沿津浦路进兵，由浙军卢香亭、谢鸿勋、陈仪等部担任，以杨震东为先锋队；左路从宿县以西绕道永城进攻徐州侧面，由皖军及苏军陈调元等部担任。

在联军步步进逼的情况下，张作霖一面继续抓住“和平”的旗帜不放，竭力表示“退让”、“拥护政府”，并不断派员与冯玉祥磋商合作；一面加紧军事部署，十月二十二日午后，杨宇霆抵奉，当晚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决定派四师二混成旅进关，守京奉、津浦两路。吉、黑两省军队，纷纷集中奉天，并拟以十师至十五师兵力，分十七梯队应敌。而张作霖的当务之急是保卫徐州，迎战联军，为此，他任命张宗昌为直鲁苏皖防御总司令。在此之前，张已于二十一日偕孙宗先、施从滨到徐州，调兵布防，也分三路迎敌：东面在邳县，西面（即陇海路）在砀山，南面（即津浦路）在宿县夹沟^④。

联军左路由永城进攻萧县、砀山，以击徐州之西侧的奉军，因豫军按兵不动，没有进展。右路苏军白宝山、马玉仁部从宿迁进攻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就遭到奉军进攻。二十六日，奉军邢士廉部由新安镇、毕庶澄所部海军由青岛两路进击海州，苏军白宝山部不敌，退守大伊山（今灌云县），二十七日，海州遂为奉军占领^⑤。接着，奉军又沿运河南下进攻清江浦，苏军马卫仁也战败困守新城。孙传芳急调苏军郑俊彦、陈调元两师前往增援，经激战，击退奉军，清江浦解围，这才阻遏了奉军在东线的进攻^⑥。联军中路沿津浦路北攻，遭到奉军顽强抵抗，双方在蚌埠、夹沟间展开激烈的拉锯战，成为浙奉战争的主要战场。二十四日，浙军卢香亭等部及部分皖军进攻宿县，奉军被迫退守夹沟，联军进占宿县，前锋于二十五日晨，进抵符离集。这时，张宗昌派施从滨为前敌总指挥，从二十六日开始组织反攻，用铁甲车装载白俄军冲锋前进，双方在宿县附近激战，至三十日，联军不支，向南退却，奉军前锋追过

宿县，翌日晨又逾固镇，而迫蚌埠。鉴于军事形势紧迫，孙传芳于三十日亲赴明光（今嘉山县）督师，并调大队联军开往蚌埠助战，经反复争夺，联军再占固镇。十一月二日，联军派兵绕道从后面抄袭奉军，并掘毁铁轨，断白俄军铁甲车后路，在联军前后夹击下，奉军大败，施从滨被俘，六日解往蚌埠枪决。联军趁胜追击，四日占领西寺坡，五日再占宿县。到十一月六日，联军已从东、西、南三面包围徐州。张宗昌在徐州集结十万兵力，并亲自指挥，准备与联军决一雌雄。但这时国、奉两系破裂在即，形势紧张，张作霖采纳杨宇霆的建议，于七日急令张宗昌撤出徐州北上，退守山东，保全实力以对付国民军。所以，当七日联军发起总攻时，奉军已在撤退中，八日，联军未遇到抵抗进驻徐州。同日，海州、沭阳、宿迁亦为联军收复。

至此，孙传芳统率的五省联军，不到一个月就把奉系势力逐出了苏、皖及上海。孙传芳的目的达到后，也就不再继续北进了。他委任浙军第一师师长陈仪为徐州总司令，驻守徐州，并派北方籍的旅长李俊义率部屯驻韩庄、利国驿之间，作为缓冲^②。他本人则在二十一日离开徐州经南京返杭州，处理善后事宜^③。早在十一月十五日，陈调元通电苏、浙、闽、皖、赣五省军政会议及法团，推孙传芳为五省领袖，开府南京，凡联军范围内军国大计，均由孙处理^④。周荫人还电请以孙为江苏军务督办。孙也曾派总参谋王金钰到北京，向段祺瑞表示拥护段的和平方针，绝对不与吴佩孚合作。于是，段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下令，任命孙为督办，处理江苏军务善后事宜。月底，孙在南京正式“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从此，孙传芳以东南五省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成为吴佩孚以外另树一帜的直系巨头。到一九二六年初，直系吴佩孚与奉系张作霖联合向国民军进攻。四月，国民军战败退出北京，困守西北。吴佩孚据有湖北、河南两省及湖南的北部、直隶的保定、大名一带。张作霖除东三省外，在关内据有京奉线和津浦线北段。北京政府在段祺瑞倒台后成为奉、直两系军阀直接操纵的工具。这就形成了一九二六年七月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夕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格局。

浙奉战争是在当时全国人民反奉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发生的，它打击了“不但代表中国军阀阶级的利益，并且代表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利益”的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奉系军阀^⑤，客观上有利于全国人民反对奉系军阀的斗争。但是，孙传芳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争城掠地，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同以推翻封建军阀统治，“建立革命统一的民主政府”^⑥为目的的人民反奉运动是大相径庭的，孙传芳在他发动进攻奉军的旗帜上“不得不染上点民族运动的色彩”^⑦，完全是为进攻对方制造口实，骗取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战争的结果，虽然把奉系势力逐出了苏、皖及上海，但取而代之的仍然是封建军阀孙传芳的黑暗统治，人民只是深受战争蹂躏之害，而没有得到丝毫民主自由，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掠夺一如既往。著名上海工人领袖刘华正是牺牲在孙传芳的屠刀之下。因此，在孙传芳占领上海仅一个月，共青团中央转发的中央通告就号召人民起来“反对浙军及警厅在上海的种种压迫人民的行为，如特别戒严、封闭工会、拉夫等等”^⑧。因此，浙奉战争乃是一场军阀混战，我们绝不能被孙传芳娓娓动听的宣言所迷惑，或囿于客观上有利于人民反奉运动的现象，而忽略战争的本质，从而作出不切实际的估价。

注释

①⑩ 李泰荣：《国民军史稿》，第252—253页。

②④⑨⑩⑬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 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10月17日，16日，15日，17日，18日，9日，20日，17、18日，20、23日，29日。

（下转97页）

众写诗,为民族解放呐喊,他们的诗代表了三十年代文学和抗战文学的最高峰。他们的作品不但内容好,而且明白易懂,气势磅礴,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请看阿拉贡在名诗《我向您致敬我的法兰西……》中如何讴歌烈士:

当您到来时因为您应该来到
将会有无数鲜花您要多少有多少
将会有鲜花未来就是花的颜色
当您重返时将会有鲜花
您将会坐在光明柔和的位置
儿童将会吻您那烈士的双手
在您疲惫的脚下音乐从苔藓
中升起直到您平静的心里
您在里面安息

这深沉的感情、铿锵的诗句、壮严的亚历山大体使我们想起雨果的抒情诗。

超现实主义运动已成为历史,当年活跃在诗坛的风云人物已经作古。然而对它的评论分析却经久不衰。事实证明,以布勒东为首的“正统派”,虽然打出造反和革命的旗号,但没有革命思想和行动。虽然声称要突破僵死的教条,开辟新路,实际上制造了新的教条,走上了死路。他们的作品尽管被捧得很高,却没有群众基础。他们开始人多势众,但不可避免的分化使布勒东慢慢变成了“光杆司令”,二次大战后他想重整旗鼓,然而和者甚寡,他深感凄凉。布勒东是一个失败的叛逆者,而不是失败的

革命者。在诗坛上真正起革命作用的是阿拉贡、艾吕雅这些左派诗人,他们顺应历史潮流,不断进步,从超现实主义阵营中杀出来,同时又保留了超现实主义的有生命的东西,他们接受马列主义,为大众写诗,为人民高歌。在祖国危亡的关头以诗歌为武器投入战斗,他们是真正的民族诗人,永远值得法兰西人民和世界人民怀念。

注释:

- ① 《法国当代作家词典》第305页
-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71页
- ③④ 《世界史》海斯著第1148页
- ⑤ 《现代西方文论选》第171页
- ⑥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著
- ⑦ 《泛论诗歌》赫士列特著
- ⑧ 《现代西方文论选》第180页
- ⑨ 《〈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瞿秋白
- ⑩ 《现代西方文论选》第169页
- ⑪ 《现代西方文论选》第169页
- ⑫ 《现代西方文论选》第177页
- ⑬ 《现代西方文论选》第176页
- ⑭ 《论食利者的美学》(1957)黄药眠著
- ⑮ 《美学》第一卷黑格尔著,商务印书1979年版第363—366页
- ⑯ 《现代西方文论选》第170页
- ⑰ 《现代西方文论选》第179页

(上接 102 页)

- ③⑬ 《国闻周报》,第2卷第41期,第6页;第42期,第10页。
- ⑦⑩⑪ 《国闻周报》第2卷第41期,第9页。
- ②⑤ 《国闻周报》第2卷第42期,第7页。
- ⑤⑫⑭⑲⑳ 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1辑,第176、177—178、179、201、197页。
- ⑥ 邢赞亭:《孙传芳驱奉》,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133页。
- ⑦⑪ 孙曜:《中华民国史料》,第158页、159页。
- ⑧ 杨蔚云:《杨宇霆督苏纪实》,江苏政协文史资料,第3辑,第37页。
- ⑨ 项雄霄:《孙传芳的“秋操”》,浙江政协文史资料,第1辑,第33页。
- ⑪⑫⑬ 《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对反奉战争宣言》,载《响导》周报,汇刊第3集,第1223—1224页。
- ⑭ 《中央通告×××号》,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辑,第444页。